

明月灣區

金如墨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三年 五月號

專題：文學中山

譚功才、泥冠、王不了、傑傑、阿魯

文化綠蔭：不要太放肆／張欣

武緣／王良和

萬花筒：《我們的青春日誌》演後感

——長壽劇與笑位創作的計算

／歐陽偉豪

拉黑／盧衛平

師說師文：壓力

學府點滴：一試定生死



《春花吐艷》 石灣陶塑 黃志偉、黃松堅一九九三年作品

青霞印象

圖林青霞
文望月樓

你曾許我一生一世不離不散

奈何這世事變幻

未能遂願

歷盡千回百轉

終幻化成雲也要與你相伴

因我不忍你再將淚眼望穿



雲。二〇二二年六月印尼的天空。

文化之魂——為中山補白

潘耀明

提起中山，對外地或國外的人，首先想到的的是翠亨村所在——紅牆白拱綠欄杆、滿溢歲月窖藏氣息的孫中山故居。

這是一幢坐東朝西、磚木結構、中西結合、獨具特色的兩層樓房，佔地面積五百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三百四十平方米。故居外觀仿西方建築：紅牆、白線、綠釉瓶式欄杆，上下前廊施七個連續券拱。屋頂女兒牆正中飾有光環，下塑一隻口銜錢環的蝙蝠。

歲月纏綿、葳蕤生香。這塊漫漶時代風雲的一代巨人的故里，穿越悠悠時空，仍保留完好，並且擴建成公園。還好毛澤東獨具慧眼，對孫中山蓋棺論定為「革命先行者」，憑藉偉大領袖的發話，讓她順利避過一場場嚴酷的運動，歷經暴風雨的洗禮而屹立不倒。

去過兩、三趟翠亨村，與一隊隊海外華人參觀團一道，一心為了瞻仰偉人的風采。

孫中山革命的成功，與海外華僑的鼎力支持分不開的。我在大馬的檳城、馬六甲的華人會館，甚至越南峴港華人會館牆上發黃的照片，仍然可以冥想孫中山先生當年在南洋一帶為反清救國奔走募捐僕僕風塵的身影。

那是捍衛家國民族義無反顧的灼熱情懷。

與此同時，我在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目睹老華僑透着深度的老花鏡，觀摩偉人故居的一榻一櫃一物，用心傾聽講解員侃侃縷介的景象。

那是上一代人的故事。

當海外華僑的第二、三代都入了當地的國籍，華僑已是一個逝去的名詞，取而代之的是華人。

記得由中山市政府創立「中山杯」華僑文學獎，我曾參加過一屆。對用「華僑」名義作為文學獎頗感意外，因為時至今日，華僑的後代大都已躍身晉入外國籍的華人。聽說這個文學獎後來改為「華僑華人中山文學獎」，其實如果用華人文學獎更貼切。

我們這一代人，仰視孫中山在故居的題辭，耳鼓仍響起他的振臂高呼：「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山之魂，根植於孫中山的故居，這裏是孕育一代偉人的土壤，她是屬於人文的，也是文學的。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三年五月號 總十一期

卷首語

潘耀明 文化之魂——為中山補白

專題：文學中山

譚功才 中山文學創作概況

泥冠 支教老師藍允兒

王不了 獨學筆記

保保 節奏

阿魯 無題（外八首）

阿魯 無題

文化綠蔭

張欣 不要太放肆

吳志良 不同而和

王良和 武緣

鄭雙子 文化與文明

萬花筒

歐陽偉豪

董就雄 《我們的青春日誌》演後感——長壽劇與笑位創作的計算

盧衛平 拉黑

名家與書香

鄧拓把閱讀比喻掏糞

學苑春秋

梁璇筠、林嘉穎、石期舟、余少君

林思儀、魏維、楊紫嫻、蔡昕彤

圖 林青霞 青霞印象

文 望月樓 線條下的香港

詩 萍兒 四月辭

封底內頁

封底

33



28



二〇二三年五月 總十一期

專題

文學中山

譚功才、泥冠、王不了、
保保、阿魯／撰

中山，古稱香山，香山人歷來就崇文重教，自明清以來，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環境，孕育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英才俊彥。深厚而活潑的歷史人文因素，中山更倡辦了國內首個面向海外華文作家徵集作品的「中山杯」華僑文學獎。今期讓我們走進人文中山。

中山市作協副主席譚功才從小說、散文、詩歌及報告文學和其他創作四方面，分門別類評介中山文學的代表詩人作家、年輕創作者、作品以至特色，為了解中山文學創作概況描繪出了一部大觀。

「『告訴我，小男孩你為什麼不上學？』……『我是被爹媽買來的。』」中山作家泥冠細說支教老師藍允兒在偏遠豐溪畔救助孩子、以知識育人既奇妙又溫馨的故事。廣東省作協會員王不了自造「顆粒感」一詞，來描擬文字的精緻程度，再引出語流和腔調如何構成文章、語言的脈絡……

新歸來詩人代表詩人保保遊走於十一道節奏，與自然、文學、時間、欲望、愛情、宿命、靈魂、人生對話，以獨特的內在編碼，譜寫出一首蘊含哲理與興味的交響樂。現居中山的阿魯飽含詩人的浪漫，愛故鄉、田野、燈光、水仙、納木措、閱讀與思考，更因語言不夠用，用「無題」吐納對世間的感思。

一筆筆香山風情，活現文學中山。

「從整體上看，中山文學創作呈現出詩歌創作相對繁榮，散文創作整齊劃一，小小說創作相對突出，中長篇小說創作平穩發展的態勢……」中山市作協副主席譚功才從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及其他創作四方面，分門別類評介中山文學的代表詩人作家、年輕創作者、作品以至特色，為了解中山文學創作概況描繪出了一部大觀。

——編者

中山文學創作概況

譚功才

中山，古稱香山，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城市。一九八八年升格為地級市，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截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一日零時，中山常住人口為四百四十一萬八千人。中山市作家協會現有中國作協會員十三名，省作協會員近百名，市作協會員四百餘名。從整體上看，中山文學創作呈現出詩歌創作相對繁榮，散文創作整齊劃一，小小說創作相對突出，中長篇小說創作平穩發展的態勢。

中山文學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過短暫的斷層，後來在本土作家和移民作家的共同努力下，重新發展壯大創作隊伍。近些年來，全國各大主要文學刊物，如《人民文學》、《收穫》、《十月》、《詩刊》、《星星》等時有中山作家作品發表，展現出較強的發展潛力。特別是中青年作家，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在全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比如傑傑的詩歌、譚功才的散文、鄭萬里的報告文學、馬拉的小說等。

一、小說創作方面

在中山作家群體中，馬拉的小說有較大影響。迄今已在《人民文學》、《收穫》等重要文學刊物上發表大量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馬拉已在《十月》、《江南》各發表長篇小說兩部，在《收穫》、《作家》各發表長篇小說一部，有大量中短篇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物轉載，表現出強勁的創作力。獲得過人民文學新人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有為文學獎等重要獎項，入選過國內多個重要選本。出版有長篇小說五部、中短篇小說集四部、散文集詩集各一部。馬拉的創作具有典型的南方色彩，在中山小說創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楊福喜則是草根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長期從事保安工作的楊福喜，有着豐富的底層生活經驗。他擅於用講故事的形式，刻畫人物形象，表現打工一族的生活形態和生存狀態。這在他的中短篇小說集《終點



站》和《人海》裏得到很好的體現。楊彥華似乎天生就是一名小說家，她敘述的方法獨樹一幟，語言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慣用西方現代小說的寫作技巧，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其中，常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入選廣東省作協二〇二〇年重大題材扶持作品的《代理支書》，其作者陳劍蘭不僅在長篇小說上有所成，在劇本創作和文學評論上，也有所斬獲。紫小耕是一位頗具實力的小說家，其代表作《情迷江城》敘述非常老道、扎實，結構也非常緊湊。張舒廣出版了小說集《沉默的卡農》，一如既往地烙上了「張氏語言」風格。校園作家筐筐出版校園小說《小心趟過成長這條河》，頗受中學生歡迎。而八十後小說家吳劍華，則是一位勤奮高產的作家，已出版小說集《西風吹過長河雪》、《女人河》、《到老過去》等多部，展現出了不俗的創作實力。

中山的小小說創作實力較為雄厚。以大海和泥冠為代表的小小說作家，不僅多次上榜《小說選刊》等重要刊物，還頻頻在各類賽事中獲獎。此外，楊昌祥、肖佑啟、蔣玉巧、廖洪玉等人，也在這個領域有着不小的收穫，為中山的小小說創作整體實力增添了砝碼。

二、散文創作方面

旗幟性人物當數維吾爾族作家帕蒂古麗。帕蒂古麗出生在新疆沙灣，退休前供職於浙江餘姚日

報社，現居中山。是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二屆高研班學員。在《人民文學》、《大家》、《天涯》、《民族文學》等刊發表作品近百萬字。出版散文集《跟羊兒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莊》、《隱秘的故鄉》、《水乳交融的村莊秘境》等。長篇小說《柯卡之戀》，獲得北京市優秀長篇小說獎，長篇小說《百年血脈》獲得「第三屆向全國推薦百種優秀民族圖書」、「北京市優秀圖書獎」等，並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海外發行。散文《思念的重量》獲得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散文《模仿者的生活》獲二〇二二年度《民族文學》獎、最佳華文散文獎。散文《被語言爭奪的舌頭》獲得二〇一四年度人民文學獎。

帕蒂古麗在《餘姚日報》工作期間，撰寫了大量餘姚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地理、古今人物、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等滿含知識性、趣味性、見解性的文章。其主編的《週末特刊》、《文化週刊》、《經濟週刊》等有着較高質量的欄目，因其獨有的鮮明的地方特色，在為報紙增色，頗受讀者的好評。

譚功才則是我市一位一直都致力於鄉土題材的散文創作者。譚功才筆下「巴掌大」的鮑坪是他一生都在書寫的地方。到目前為止，他的鮑坪系列《鮑坪》（已出版）、《鮑坪志》（出版中）、《鮑坪的憂鬱》（待出版）合計近百萬字，分別從地理、風物、風俗、人物、植物、生命、事件等多個角度全方位的，對一個小得無法再小的鮑坪，進行深度

挖掘和重構，極力展現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鮑坪的方方面面，以此來折射作為土家族鄉村代表的鮑坪，在歷史長河中的剪影。譚功才的筆觸深入到泥土的內部，有着泥土一般的醇厚品質。他的《鮑坪》也因此獲得了中國首屆土家族文學獎，而其反映土家族人民與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廣東民族融合的散文《南方道場上的白虎》，也因此獲得《民族文學》二〇二一年年度散文獎。

曾從報社辭職專門創作且以散文見長的女作家禹媚，前些年連續出版了多部散文集，為豐富中山的散文創作題材和手法，提供了不少經驗和榜樣，尤其在純文學類暢銷書這個領域，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的借鑑和榜樣。從軍營轉業到地方法院的作家吳大勤，早年一直耕耘在散文領域，收穫了不少成績，也出版了不少散文專著。近年沉浸在書法和收藏領域裏，斬獲頗豐。近期又開始回歸散文創作，他的《吳門硯話》系列，就是收藏領域的靈感與思索的成果。畢業於華南師大中文系的公安作家姚舞雲，他的散文空靈中婉轉着中國傳統的儒家氣息，氤氳着一種特殊氣質，在他的散文集《遙遠的紅馬車》、《光陰如此》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二二這位滿腹詩書且具反叛意識的女作家，往往能從別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進入，通過看似不着邊際的敘述，而抵達另外一條通道，獲得離經叛道式的效果。八十後作家王不了，是一位博聞強記式的散文家。他有着超常人的耐心和毅力，平時採取筆記的形式，並善於

將自己所讀所思所感記錄下來，結合自己的人生體會，另闢蹊徑而成為散文園裏閃耀着智者光芒的花朵。同樣作為八十後更為年輕的莊越之，也是在故紙堆裏尋找散文的出路，與王不了稍顯不同的是，莊越之的散文更顯學究氣息。九十後女作家唐倩的散文，明顯與她的前輩們有着區別，主要體現在網絡語言的運用和思維方式，更具跳躍的活力。

三、詩歌創作方面

如果從詩歌創作數量、質量和影響力綜合考慮的話，七十後詩人保保無疑是中山詩歌界的一面旗幟。其作品散見《詩刊》、《中國作家》、《星星》詩刊、《花城》、《創世紀詩雜誌》、《中西詩歌》等刊物，入選數十種選本。著有詩集《突然說到了光》等個人作品集八部。僅二〇二一年就發表了近百首詩歌。其創作態度和精神尤為值得尊敬。作為一名企業家，保保左手寫詩，右手經商。每天不僅要處理公司大量的業務，還要抽出時間讀書寫詩。他的詩歌多數都是在出差或者旅途的間隙裏，用手機寫成的。常年在全國各地甚至是國外出差，無疑為保保視野的打開帶來非常積極和重要的作用。這也促成了保保的詩歌創作，不僅視野開闊，涉獵甚廣，具有很強的思辨性，還具有濃厚的人間煙火味。

以小說見長的馬拉，寫小說之餘，常常利用寫詩歌的方式，來彌補小說中無法或者難以表達的東西。尤其近年來的馬拉，似乎是打通了任督二脈一



般，對詩歌創作的認知抵達了一個相當的高度。這也使得他常常佔據不少刊物的詩歌頭條，讓不少成名詩人感受到了壓力。馬拉的詩歌，不僅對語言高度講究，對節奏感、內部結構的運行軌跡、繁雜的意象鋪排等等，也頗為講究，頗有成效。

譚斐的詩歌，在中山頗有點像一個異數或者異類。他不按套路出牌，也沒有過多的意象，絕不拖泥帶水，而是直擊所要表達的核心。這在他的詩集《一枚虛詞》中得以體現得淋漓盡致。八十後詩人阿魯，則與譚斐多少有些相似之處，但阿魯的詩歌更多受到西方詩人的影響，其詩歌含蓄中暗藏着一種張力，隨着敘述的不斷展開而一步步抵達詩歌的內核。作為更為年輕的八十後詩人曾力，他的詩歌緊緊擁抱着生活，從日常事務中採擷出嬌艷之花，溫潤着每一位熱愛生活的人。

其他詩人如陸文偉、何中俊、王近零、月牙兒、楊萬英、張佩蘭、鄭玉彬等，也都展現出了詩歌創作實力。另外，中山還有從事兒童詩歌創作的，微詩創作的馬時遇，以及口語詩創作的菊城阿蕭等等，對整個中山詩歌創作豐富性和多樣性，起到了一定補充作用。

四、報告文學及其他

中山市的報告文學創作實力，主要是以老報人鄭萬里等人為代表。近年鄭萬里的長篇報告文學《山河血脈》就是以中國近代史為背景，深情講述左步

人一百多年來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家國情懷。是一部極具思想性、藝術性和紀實性的優秀作品。退休後的鄭萬里有了充足的時間，從事他最擅長的紀實文學創作。目前，他正在創作另一部反映中山四大百貨發展史的報告文學，非常值得期待。

程明盛的報告文學《大國空村》和徐向東等人合著的長篇報告文學《王道》，分別獲得了廣東省「大瀝杯」報告文學獎。也為中山的報告文學創作，增添了一抹靚麗的喜色。

阮波的文學評論，在中山也堪稱一面旗幟。早期的阮波在散文園地裏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近年來主攻文學評論，陸續在《人民日報·評論版》、《光明日報·理論版》、《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作家》、《散文》海外版、《當代作家評論》等國家核心期刊發表。曾獲中山市哲學社會科學論著獎及論文獎、五個一工程獎等。

中山市的文學創作隊伍，老中青梯隊相對完善，具備較強的創作實力，這也是中山文學的現在和未來。相對來說，更年輕的九十後甚至二〇〇〇後的創作隊伍，有活力有衝勁，還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目前初現發展苗頭的有唐倩、趙琦、余童茜等人，要想很好地扛起中山文學的大旗，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中山市作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身後是故鄉》、《鮑坪》等，曾獲中國首屆土家族文學獎等獎。）

◎

「『告訴我，小男孩你為什麼不上學？』……『我爹不給我上學，他怕我學了文化長大了去找我爸媽。』……『我是被爹媽買來的。』……藍允兒的眼睛瞪大了。」中山作家泥冠細說支教老師藍允兒在偏遠豐溪畔救助孩子、以知識育人既奇妙又溫馨的故事。——編者

支教老師藍允兒

泥冠

藍允兒是個白美人。

藍允兒的皮膚那個白呀，像月亮白的白，像白雲白的白，像椰汁白的白，像牛奶白的白，像蛋糕白的白，像玉蘭花白的白，像生命初始的處女白的白。嘖嘖！她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白美人兒。

藍允兒是個支教老師。藍允兒支教的學校在大山的皺褶裏。

藍天下有無數道大山的皺褶。藍允兒在哪一道皺褶裏呢？那地方遠，名叫豐溪畔。兩座逶迤的山巒，兩山之間蜿蜒着一道小溪。小溪曲曲彎彎，彎彎曲曲，流淌清澈的溪水，輕彈美妙的音樂。

藍允兒支教的學校坐落在小溪畔，校舍呈「L」型。操場上空飄揚着一面五星紅旗。這紅旗和山上的纍纍紅果把這裏的天空映紅了，把這裏的溪水照亮了。

校舍是新建成的。藍允兒是這裏的第一批支教老師。

「你們原來的校舍是怎樣的？」藍允兒問同學們。

同學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知如何回答。——他們不知道

「校舍」是什麼意思。

「你們原來的學校是啥樣的？」

同學們一下子聽懂了，爭着搶着，崩豆子一樣回答：

「是土坯房！」

「很破的！」

「只有一個教室！」

「只有一個老師！」

「我們中午沒飯吃！」……

藍允兒噙着淚花笑着說：「現在的校舍多漂亮啊！你們看看，熟磚房子，寬敞明亮，樓上樓下，綠樹成蔭，像一幅畫一樣！同學們，這是國家對咱們的支持！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將來考上城裏大學，



把我們國家建設得更好！有信心嗎？」

同學們細嫩的脖頸猛地梗直，大聲說：「有——！」

藍允兒捏緊拳頭，做一個加油的手勢說：「好！我們一起努力吧！加油！」

藍允兒愛這裏的溪水，愛這裏的大山，愛這裏滿山遍野的紅果子。

這些紅果子是扶貧工作組的成績。鄉親們告訴她，原來的山上沒有果樹，是荊棘，是灌木，跑着幾隻灰灰的野兔子。是扶貧幹部帶來資金，帶來機器設備，把這裏變成了一眼望不到邊的果園。

「是啊！鄉親們不再挨餓了。扶貧幹部幫他們擺脫了貧窮。那麼我呢？我藍允兒該怎麼做呢？我要幫他們擺脫愚昧。愚昧比貧窮更可怕啊！」

山村的夜是寂靜的。但山村的夜不寂寞，因為有藍允兒的燈亮着。她在認真批改孩子們的作業，她在認真給孩子們備第二天的課。

山裏的雨說來就來，雨點大到像豆子。藍允兒一點兒不畏懼，她跋涉在家訪的路上。

山裏的驕陽很烤人，山谷裏像蒸籠。藍允兒一點兒不抱怨，她跋涉在家訪的路上。

城裏工作的爸爸媽媽想她了，問她什麼時候回家。她爬到山頂跟他們手機視頻。她撒嬌說：「爸爸媽媽，女兒好想你們呀！更想吃你們包的餃子。等放了假，我就第一時間飛回去，飛回你們身邊吃餃子，吃個夠！我做夢都夢見你們呀！你們要健康

康康的呀！」視頻結束，她一邊抹着清淚，一邊像一股小風跑回宿舍打開作業本。

山雀子競飛。

陽光親吻着每一片光亮的綠葉。

國旗像火烈鳥振着翅膀，生怕驚擾藍允兒上課。同學們在做作業，沙沙沙沙的聲音不絕於耳。

藍允兒反剪雙手，輕輕地踱步。

一回頭，望見窗外一個約八九歲的小男孩。小男孩頭頂一片鮮活的荷葉，兩隻小手扒着窗戶，一雙眼睛定定地望着她，好像要跟她玩對視。

她輕快地走過去。小男孩沒離開，仍定定地望着她。小男孩身後不遠處一頭牛在啃吃青草。尾巴甩打着背上的牛虻。

「你咋沒上學？」她問。

小男孩鬆開抓住窗戶的手，轉身離開了。

藍允兒走出教室，朝那放牛的小男孩走去。

「喂喂！你咋不上學？看樣子，你應該八九歲了！」

小男孩低着頭，偏着腦袋望向她，一隻赤腳蹭着另一隻赤腳上的泥。

「告訴我，你為什麼不上學？」

「我爹不給我上學，他怕我學了文化長大了去找我爸爸。」

「你是……」

「我是被爹媽買來的。」

藍允兒的眼睛瞪大了。藍允兒的眼睛很大，就跟卡通畫上的漂亮女孩的眼睛一樣大。這眼睛裏畫着兩個大大的驚歎號。

「你住哪兒？」

「那兒！」小男孩手指一棟升炊煙的房子。

「村裏人不知道你是買來的？」

「爹媽不讓說，我說他們就會打死我。」

「村裏幹部沒有調查？」

「來過。爹媽說我是他們親戚家的孩子。」

「他們對你好嗎？」

「給我吃好穿好，天熱了還給我搖扇子，可就不讓我上學。」

「你不想找你的爸爸媽媽？」

「想！做夢都想！我們那裏是城市，有好多車，

有好多高樓，我們家裏還有大電視。」

「你告訴我，不怕他們打你？」

「大人們都說，你是城裏來的。」

「對！我是從城裏來的。讓我來幫你尋找你的

親爸親媽吧！」

第二日晌午，一輛警車開到了小男孩的家門口。

小男孩不在家，那對爹媽在。藍允兒從警車上下來，

身後跟着倆警察。

「你們買小孩，涉嫌犯法，我們要帶走你們！」

警察亮出拘捕證。

那對夫婦雙手一勾，奪路而逃，像百米衝刺，

撲通撲通紮進了門口的水潭裏。警察也緊跟跳了下來。

去。夫婦倆被救上岸來。

藍允兒為了消除那對夫婦的恐懼情緒，溫和地

勸說：「大哥大嫂，你們沒有孩子是可以收養孩子的，

只是不能違背孩子的意願。領養孩子要走正規

渠道，到政府部門登記，確立收養關係。不用害怕，

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女人驚恐地問：「會判死刑嗎？」

藍允兒肯定地說：「不會！不會的！你們是買

孩子，不是拐賣孩子，你們沒有虐待他！」

小男孩的父母在哪裏？小男孩的家又在哪儿？

哪一座城市離豐溪溪畔都很遠很遠，遠到天邊一樣。

但多麼遙遠，也只是一滴血的距離。警察將小男孩

抽血做親子鑑定，很快跟一對夫妻的血樣比對成功。

小男孩回到了親爸親媽身邊。小男孩回到城裏上學

了。

通過這件事，藍允兒靈光一閃，有了一個斬新的

主意：她決定開設一堂普法教育課，讓學生家長

人人都成為懂法守法的人。這對孩子們的成長具有

何等積極的作用啊！每周五，學生家長到學校來開

家長會時，藍允兒就熱情洋溢地講解國家的法律。

沒想到家長們喜不自禁，無比感激。

藍允兒的臉也快樂成了一朵嫵媚的山茶花。

故事還沒結束。那對夫婦被教育後很快放回家

了。

星期天下起霏霏細雨，藍允兒帶着這對夫婦乘

大巴，到縣裏的孤兒院領養了一個小男孩。小男孩



無題

阿 魯

直到中年，我才開始思考，語言
究竟是怎樣的，應該是
怎樣的。我曾經迷戀意義，
喜歡收集詞彙，越生僻越晦澀
越能讓我神往。直到中年我才逐漸明白
所有著述都在印證一個結論——
沒有答案；歷史就像一隻鹿
伸長了脖子去飲水，或一群白鷺
從杉樹林中驚起。

假如此刻，讓死去的故人復活
他們該說點什麼
才能免除生前的痛苦和不幸？
布萊希特是對的。
一成不變的是語言，簡單，純粹。
就像我對生活的期待：窗外下着雨
而我不用急於醒來。

（作者原名李文恒，湖南衡南人，現
居中山。著有詩集《消音室》。）

長得虎頭虎腦，十分可愛。這對夫婦又過上有孩子的生活了。不過，這次的日子不再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而是其樂融融，幸福美滿。

一年後，為感激藍允兒，這對中年夫婦送給藍允兒一件貂皮大衣。藍允兒穿上，顯得高貴又美麗。她照着鏡子，婀娜着身子說：「大哥大嫂，穿上你們生產的時裝，我都不敢認自己了。你們的本事可真大呀！」

因為覺得日子有奔頭了，這對夫婦在扶貧幹部的幫助和輔導下，用扶貧資金辦起了一家養貂廠和貂皮加工廠。

新學期到了，他們領養的兒子也上學了。

那孩子的書包是藍允兒送的，文具盒也是藍允兒送的，都印着卡通圖案，好看極了！

書包裏還藏着一個厚厚的紅包呢！小男孩發現驚喜，放飛了一串嬌脆的、咯咯咯的歡笑聲。因了這笑聲，藍允兒感覺整個豐溪畔更富生機，更加迷人。

（作者本名蔡志宏。有小說發表在《人民日報》並獲獎。有小說被《小說選刊》轉載，並入選二〇一五年精品集。小小說《嫩柳兒》被加拿大網絡電視轉發。）

作者自造「顆粒感」一詞，用來指文字的精緻程度，再引出語流和腔調如何構成文章、語言的脈絡。而作者近年忽略了顆粒感，其原因是……

——編者

獨學筆記

王不了

中文由一顆顆獨立的漢字構成，幾乎每一顆單字都有其獨立的音、形、義，各有其生命，如同一個個活的顆粒。從識字時起，我就常常被這些顆粒吸引，盯着一個字注目良久。「藍」、「落」、「簫」、「雨」這樣的小顆粒，「晚飯」、「庭院」、「空花泡影」這樣的大顆粒，其讀音、字形和意思都非常之美，百看不厭，百聽不厭，百般把玩而不厭。

文字如人，各不相同。許多看似一致的字詞，給人的感覺其實並不相同。以「彷彿」、「宛如」、「好似」、「好比」為例——四者之中，「彷彿」意味最深，有書卷氣，彷彿一身灰白長袍的道人忽然將拂塵揮了一揮，旁人不由得若有所思。彷彿……輕輕地讀他，自有一股思量、吟哦的意思。而「宛如」就像芫荽，有些人喜歡，有些人討厭。喜歡「宛如」的人覺得她溫潤如玉，端莊嫺靜，一副很賢惠的樣子。不喜歡的呢，就嫌它客氣得有些假，像薛寶釵。當然，這只是借想像中的寶釵打個比方，我還沒讀過《紅樓夢》。至於讀音，「宛如」給人的感受是緩慢的、圓潤的，但隱隱有一股媚態。「好似」則好似一個單眼皮女孩子，瘦瘦的，帶一點點俏皮，她讀起來是單薄的輕快的，那個平舌音的「似」字甚至帶出些許江南戲曲的味道，——只是這個詞現在用起來稍有些不合時宜。與前幾個詞相比，「好比」顯得有些中性，幾乎不着痕跡（只是偶爾會帶來一丁點誇飾的感覺），它幾乎不會再增添什麼，也不會遮蔽別的字詞，它的讀音也很容易自然地嵌入詞句中。

其實我更常用的是「像」、「好像」，前者在上面這段中出現了兩次，「如」字出現兩次。其中的原因就不說了，留個小小的懸念吧。

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顆粒感。所謂顆粒感，是我生造的詞，用來指文字的精緻程度。如果把一篇文章文字比作一張圖片，那麼文字顆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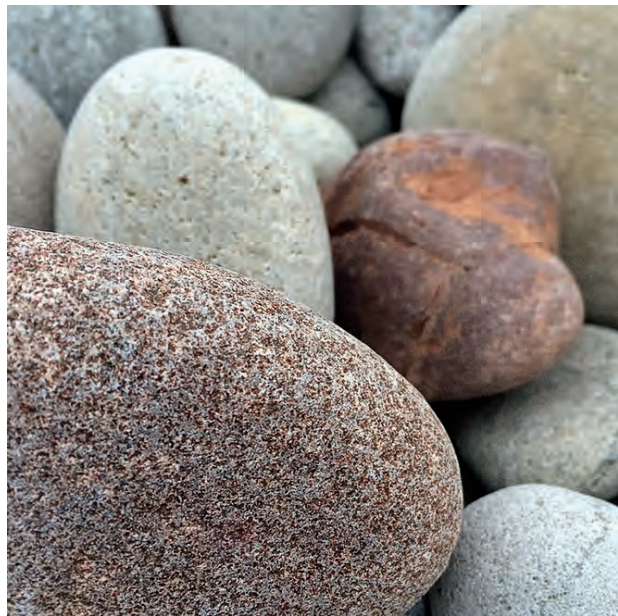
就是這圖片的像素，而顆粒感就是它的分辨率。顆粒感越好的文字，越經得起細看，好比分辨率越高的圖片越能放大了看。讀古文，尤其是古詩詞，尤其是秦少游、姜白石這類微雕大師的作品，最能領會中文的顆粒之美。這些顆粒感極佳的文字如同在流水浸漫吞吐之下形成的鵝卵石，一顆是一顆，無不玲瓏可愛。可惜今人正缺少此等水磨工夫。

以顆粒感的優劣而論，一般詞勝於詩，詩勝於文，文言勝於白話，手寫之文勝於印刷之文。

忽略了顆粒

我意識到自己的顆粒感在不知不覺中遲鈍了許多。是什麼磨鈍了我的顆粒感？

也許是因為七八年來日漸疏遠了筆墨吧。與紙上的閱讀和書寫相比，電腦、特別是網絡上的讀寫要更虛浮一些。另外，熒光屏可能也是導致我讀寫質量下降的元兇之一。面對刺眼的電腦屏幕，人的專注意力必定低於面對紙張時，當這種快速而粗略的



這些顆粒感極佳的文字如同在流水浸漫吞吐之下形成的鵝卵石，一顆是一顆，無不玲瓏可愛。(資料圖片)

讀寫習慣形成之後，勢必又會影響到紙上的閱讀和寫作。這些客觀因素的作用不容小覷。例如說，同樣是紙質書，古書的字就要大得多，甚至沒有標點，這些都可能是古人的顆粒感勝過今人的客觀因素。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近年來我日漸關注語流等因素，而忽略了顆粒。

目不能兩視而明，面對一幅畫，你不可能在注意整體的同時又凝視細節。反之亦然，太專注於顆粒與句子，可能便會忽略語流與整體。李賀便是一個例子，這位詩人的作品中常有奇句，但尖新有餘而圓融不足，好比有些書法，單個的字都極美，整體來看卻不夠和諧。許多苦吟派的作品都有着拼貼與堆砌的毛病。

眾多的顆粒連綴成句，句與句又相互融匯，形成語流。語流之輕重緩急，應勝過顆粒方面的考慮，語流是比顆粒更大、更複雜也更重要的概念。

《陶庵夢憶·噓社》
記錄了漏仲容的一段妙語：「吾輩老年讀書做文

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個，只是一個，掐得不着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噁心嘔吐，以手扼入齒噉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

這番話詼諧地說明了人們閱讀、寫作時有着截然不同的語流狀態：長與短，駢與散，清通與濁重，昂揚與低徊，酣暢與凝滯……限於能力，我對語流沒有多少可說的意見。我只是猜想，呼吸似乎在我們的閱讀與寫作中有着極其重要的作用。因體魄、氣候、心境而異的呼吸與文學的關係是值得研究的。例如說，對羸弱多病者與健壯者筆下文字的語流狀態進行對比，或選取同一批作品，對同一批讀者在隆冬與盛夏所體驗到的語流狀態進行調查，想必會得到一些有趣而有益的收穫。甚至可以說：呼吸是關鍵。它是文學、音樂、繪畫、舞蹈等藝術的暗線。

腔調在語言的大河中改變

我在一個小縣城長大，有些同學從鄉下來，他們的土話常被城裏同學揶揄。到了高中，又多了些從市區來的同學，他們說話的口音更動聽，更洋氣。相形之下，縣城的方言也顯得土裏土氣，於是一些人很快便調轉舌頭，掂着腳尖來模仿市區的高檔口音。每當我讀到一篇富有腔調感的文字，每當我見

到以腔調為風格而自鳴得意的寫作者，我就想起我那些拿腔捏調的同學們。

之前，我對自己的文字抱着一種厭憎的態度，因為我發現自己幾乎總是在模仿某種風格或腔調，更要命的是，學得還不像，就像我那些老同學，總有某些字眼的發音暴露了他們的縣城本色。

現在，我的文字依然充滿水平參差的腔調感，我的解釋是：我還在生長。生長的過程，就是不斷吸收、不斷滌除的過程。真正擺脫那些形形色色的腔調是很難的，我甚至懷疑自己能否做到這一點。使用自己的聲音寫作障礙重重，我幾乎不可能完全用自己的聲音寫作。例如說，我生活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如果我用純粹的縣城方言來寫作，可能沒幾個人聽得懂我的湖南話。況且，我的縣城方言也並不地道，它更接近於我老家（一個正在消失的小鎮）的口音；與此同時，我們這一代人的縣城方言實際上已經被洋氣的市區方言和更洋氣的普通話改變了許多，而我們的普通話，又被外語改變了許多……這是一個比喻。另一個讓我稍稍安心的想法可以用下面這個比喻表達：

沒有哪一種語言是純粹的。一種健康的語言幾乎在各个方面都像一條大河，它從遠方趕來，沿途接納一條又一條支流的饋贈，並將它們匯聚在自己的河床上，穿山越嶺，晝夜不息，浩浩蕩蕩地奔流而去。它無時無刻不處在變化之中，上游中游下游



一脈相承，其景象卻有天壤之別。

斗方名士與知音人

有位寂寂無名的朋友，是我心目中的天才。我常常在心裏為這位天才朋友祈禱：老天爺，永遠別讓她走運，永遠別讓她出名，永遠別將她置於鎂光燈之下，免得鏡頭感破壞了她自足的夢境，免得她被擁躉、知己和批評家所挾持。——抱有這種自私的、似是而非的想法的人，或許不止我一個吧？我們會把這樣的祝福送給朋友，卻不會給自己。

我自己呢？我幾乎不投稿，不參賽，也不以文會友，這不是孤傲，而是讓自己保持清醒。前人把一尺或二尺見方的小幅書畫叫「斗方」，並將那些舞文弄墨的小規模名流稱之為「斗方名士」。我見過一些斗方名士，當然，我知道還有大碼、加大碼的斗方名士。斗方名士的關鍵不在其規模，而在其襟抱，不在其作派，而在其作品。長久以來，我就是一個不尷不尬、不三不四的野狐禪，一個孤陋寡聞的獨學者，我渴望交流，渴望虛榮，但更擔心自己成為一個沾沾自喜的斗方名士，因為我清楚自己此刻的斤兩與定力。

我當然希望有自己的讀者，但絕非多多益善。每一個編製夢境的人，必定都有過這樣的夢境——某時某地，可能有這麼一個人，他認真讀我寫的每一個字，他真正懂得我說的每一句話，他了解我的每

一個苦衷、每一處軟肋。這樣的人，一個就夠了。陶淵明、卡夫卡、海子和王小波等人的遭遇更是讓這種幻想中的可能性延續到作者死後。

張棗〈雲天〉詩的最後一節：

我想我的好運氣

終有一天會來臨

我將被我終生想像着的

寥若星辰的

那麼幾個佼佼者

閱讀，並且喜愛。

張棗生前真的遇見過這樣的佼佼者嗎？也許就是這種美妙的「想像」，蠱惑着人們寫呀，改呀，等呀……明明知道不可能，明明知道會失望，卻總是在孤獨的時候凝望雲天，傾聽內心那個細小的聲音。

忍不住給自己潑兩瓢冷水：

一、真正的理解只存在於想像中。現實裏多的是誤解乃至曲解，多的是六經注我之心，謬托知己之事。

二、作者是幾流，就配有幾流的讀者。

（作者為廣東省作協會員，著有散文小說集《月亮很舊 月光很新》，現為不書店主理人。）

◎

「沒有人比詩人更能理解時間的流逝，／一把鋒利的匕首劃過皮膚……／血滲出來的顫慄就是時間的流逝。／時鐘的內部突然咣噹一聲，／世界就改變了。」作者遊走於十一道節奏，與自然、文學、時間、欲望、愛情、宿命、靈魂、人生對話，以獨特的內在編碼，譜寫出一首蘊含哲理與興味的交響樂。

——編者

節 奏

保 保

節奏○

蘆葦彎腰喝水的時候，
文須雀振翅飛走了——
秋天噹噹響了三聲，你的背影
應聲枯萎。雪落滿南山。

節奏一：洞穴

早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在你的臉上，
金黃的手指纖長、溫暖、細膩，
像我在撫摸你。像我在說：我愛你。
空氣中飄蕩着海腥味，皺褶的
床單上，兩塊潮濕痕跡，夢的足跡。
羔羊被趕下大海，潮水漫過鋼鐵的屋頂。
藍色窗簾隨風飄動，棕櫚樹落下枯萎的葉子，
沙灘上鮮艷的人群潮水般向房間湧來……
散落窗邊的白色睡衣。潮水堆起的浪花。
兩塊黝黑的礁石讓浪花發出臥室的呻吟。
大海的喧囂已經停息，內心的喧囂
被穿堂風帶到了大海上。我再次
把頭埋進你的雙乳裏，像埋入一個洞穴。
抬起頭，看見一隻蟑螂從床底鑽進睡衣，
蔚藍的心被洞穴隱藏的牙齒狠狠咬了一口。

節奏二：窄門

在時間的背面，有一道窄門。
進進出出的紅男綠女，
戴着各式各樣的面具，
腳步輕快地走向幽暗的光裏。



光的盡頭是一座花園，
天堂般的花園裏應有盡有：
每一朵花都讓人顫慄，
每一片葉子都懾人心魄。

一次又一次的歡愉把靈魂掏空，
時間的內部藏着不可告人的內幕：
一隻凶猛的老虎站在玻璃窗外吼叫，
一隻海豚嬰兒般哭着跳出海面。

困在認知局限裏的花朵，用什麼
救贖時間？一隻三翼鳥開着二手車
跑過來說：我們根本無法談論四維空間。
——這是一種宿命，一道窄門。

節奏三：白鷺

躺在床上從窗口望過去
是一個湖，昨天我已問了服務員
它的名字叫白鷺湖。
早晨和黃昏，我圍湖跑了幾圈也沒見過白鷺，
問：沒有白鷺，為什麼叫白鷺湖？
答：沒有白鷺所以叫白鷺湖。
但不可否認，白鷺在我心裏亂飛……
我想起沃爾科特的《白鷺》，
隨時間流逝而產生的智慧在詩中流淌……
我的心在無窮的時間和空間中穿梭，
劇烈的咳嗽打斷了我的思路。我問自己：
多少路過的人心中會飛出一隻白鷺呢？
我心裏的白鷺什麼時候能飛出來呢？

不知道，但我確定
自己擁有飛翔的心和技巧，
並且迷戀白鷺的隱喻。

節奏四：麻雀

一隻麻雀。一隻孤單、飢餓、寒冷的麻雀。
在偌大的空蕩蕩的車間裏顯得那麼渺小。
因為疫情延長的春節假期過於漫長，
總擔心意外發生，隔三岔五
就到車間巡查，每次

看見牠站在車間飯堂的桌子上……
大年三十下午：陰冷、潮濕，下着小雨，
工業區的一幢幢廠房都像怕冷的孩子般蜷縮着。
哦，麻雀，突然飛到我面前的窗台上，
牠的小眼睛看着我，一點都不慌張。
我的咳嗽也沒有嚇走它，
我靜靜地看着這隻麻雀像看着自己。

節奏五：一朵紅色的海浪令我寫一首詩

燃燒的天空下，火燒雲
拖曳着火紅的長裙奔跑，
翻滾的海浪燃燒着我的雙腳。
我的身體突然長出一對翅膀，
飛向紅色的海洋。入夜：一個人
在夢裏奔跑，跑出夢的邊界。
在一杯水的驚愕裏，大海翻了一個筋斗。
遠古的深山裏，兩隻孤獨的蝸牛
在一個濕漉漉的樹洞裏相遇，

它們伸出觸鬚碰了碰，縮回自己的殼裏。一縷綠色的風經過，兩朵魚形的浪花擁抱了一下又分開。

節奏六：單叢與陳皮

清晨。我把單叢與陳皮洗乾淨，煮十五分鐘，我與水商量如何融合單叢與陳皮的功效。

潮州的單叢：抗衰老、生津止渴、減少脂肪；新會的陳皮：健脾開胃、燥濕化痰；我各愛一種：生津止渴和燥濕化痰。

我一直以為衰老是一種自然現象，脂肪的堆積也許是你過份熱愛生活，也許是你真的樂於開疆闢土。

必須承認熵增的不可逆，才可以談另外的問題，否則，談風論月也是浪費時間，當下只是現在的一個缺口。

我是一個胃口特別好的人，而且龐雜。我知道它是一個毛病，但我不想改了；我嘗試把單叢和陳皮熬出它本來的味道。

一杯單叢陳皮茶，去掉昨天的濁氣，——所有新的一天，都是從昨天長出來的。

節奏七：海口雨後的星空與珠海雨中的特斯拉（回贈馬拉）

海口的星空是神秘的。

水洗過的天空綴滿一顆顆清亮的星星，像停在珠海金灣機場的特斯拉，流線型的窗玻璃上綴滿幻彩的水珠，一個星空中的另一種星星。

如果每顆星代表一個人，他們會是誰呢？更神秘的是——

兩個坐在陽台上抽煙的男人，他們從阿赫瑪托娃談到布羅茨基，談到奧登，然後談到沃爾科特……

一條神秘的線索，一次神秘的旅行，他們此刻就在星空中眨眼。

——談到〈禮物〉時，米沃什直起腰來；阿米亥的女兒出生那天沒有人死亡，今夜所有死亡的高貴靈魂都在星空中復活。

兩個男人把腳搭在陽台護欄上，這樣看起來像桀驁不遜的人物，他們微笑，他們哈哈大笑，他們向天空舉起啤酒瓶……

多麼神秘的交流，讓人忘記人世間所有的苦難，以及此行的目的。

馬斯克可能也會奇怪：他和他的特斯拉怎麼會被寫進一首詩裏，但他肯定知道：他是人類群星閃耀時最亮的某一顆。

——承受神恩之人，必須抱着一個馬桶走進聖殿。

節奏八：祝你中年快樂——贈馬拉

沒有人比詩人更能理解時間的流逝，一把鋒利的匕首劃過皮膚……

血滲出來的顫慄就是時間的流逝。時鐘的內部突然咣噹一聲，世界就改變了。

遠在異國他鄉的朋友在視頻裏說，



他明天恰好要去一個「馬拉馬拉」的小島。
我一邊飲酒一邊想大海裏的抹香鯨
會不會有人類的焦慮？

七年前我跑步進入中年，
曾經東渡日本，尋找治療焦慮的藥方。

稻盛和夫先生開出的處方：

帶着優於出生時的靈魂離開人世。

我似乎越來越明白「修行」兩字的意義。

人到中年，不再迷戀詞語和語感，

而是對思維方式保持足夠的敬畏，

而且，要對龍涎香保持足夠的尊重。

我不驚訝也不介意老虎在一首詩裏吼叫，

我希望不經意間在文字裏遇到神，

祂輕輕說：祝你中年快樂！

節奏九：如此漫長的旅途

汽車行駛儀表上顯示

油箱裏只有半箱油了，

我的手機卻仍然沒有信號。

泥濘的公路兩旁

只有光禿禿的山；

黑夜即將來臨，

雨越下越大……

凍烏的嘴唇說話磕磕巴巴。

我懷疑找到加油站之前，

汽車就要拋錨。

雖然凍得要命，

卻不敢打開暖氣。

這時候你顫抖着抱緊我，
嘴唇像張開的花瓣。

——即將凋謝的花瓣。

我停下車，乾燥的嘴唇迎上去，

拉碴的鬍子紮得你連聲尖叫——

我的身體因激動而顫抖。

接着，車開始抖動……

此時，我們是彼此唯一的稻草。

節奏十：我慶幸我還會為某些東西流淚

我的鎧甲已足夠我

應付人世間的血雨和腥風。

但我最想的卻是卸下鎧甲，

端起酒杯，而不是茶杯，碰杯！

酒是火，可以燒毀所有的包袱。

古人把命給了酒，我把靈魂給了酒，

而眼淚是靈魂之水，我慶幸

我還會為某些東西流淚，

我含淚飲酒時，萬物俱寂。

聽吧，聽鸚鵡的叫聲，

聽炮竹聲，聽黃昏的暮靄

降下來的聲音。聽：親愛的你

在洗手間裏鼓搗的聲音。

幻覺和虛構都比不上此在。

放下所有，像兩個高手在空山裏

對弈：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有。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詩歌節基金會理事、凹地成員、新歸來詩人代表詩人。）

「五歲時，我愛這世間所有事物。／後來愛得越來越少了。／當我們的愛所剩無幾，／就像明亮的湖泊，將逐漸枯竭。」作者飽含詩人的浪漫，愛故鄉、田野、燈光、水仙、納木措、閱讀與思考，更因語言不夠用，用「無題」吐納對世間的感受。

——編者

無題（外八首）

阿 魯

無題

重讀米沃什詩集。他的詩句中頻頻出現「痛苦」和「忍受」。

我愛這些詩句，

勝過世間的一切；想起幾年前

曾經寫過：「活着，即意味着忍受。」

人過中年，不再迷戀新的發現，

每一次閱讀都是為了驗證

我們所經歷過的荒唐和魔幻，以及

由此帶來的悲苦。就在剛才

我修改了一首十年前的詩，那時我急於

宣告上帝對世人的愚弄；

此刻，我更希望能把他領到他們中間，

哪怕他並不明智或公正。

無題（給風哥）

一開始並沒有語言。

語言是用來述說痛苦的。

每個音節，都是從最初的顫慄

逐漸變得清晰、形象，試圖

被聽見，被理解。

事實上，語言並不够用，詩人們

常用三個點

來替代那未被說出的部分。

如果在語言裏，再也

聽不見呻吟，就如同一隻

乾涸的眼眶朝向

頭頂的星空

一樣滑稽，一樣悲涼。

想起納木措（給李琳）

你無法擁有它

不管你怎麼渴求

你從它身上無法索取

你甚至看着自己

一點點流失

就像在納木措看日出

當陽光鋪陳水面

你內心的水位

卻一再降低

它並不言說

所以它是圓滿的



你只能像滴淚
流向它

火車上讀《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

她的臉就像這片遼闊的樹林

一小片燈光

讓我從她的黑暗中脫身

事實上，並沒有一盞燈

可以照亮她。在黑暗中，不被看見

比看見更真實，更令人絕望

就像她要開口說話

一隻鳥從太陽底下飛過

而整片樹林都在等着，默不做聲

水仙賦（給王一燦老師）

我看中了一束水仙

於是掏出零錢。

就像從沉悶的生活裏

掏出我自己。

這是一束送給詩人的花。

我穿過人群，一邊回憶

他寫過的詩。我走過的這些街道
和他一起抽煙

談論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茶樓，

生活其中的村莊、城鎮

都不曾在他的詩裏出現。

在他優雅、沉靜的詩句裏

我感受不到

他對這些事物的熱情，

除了諷刺和思索。

他把這些難題留給生活，

而不是希望。恍若這束水仙，

不曾回應任何深情，

在這個仿製青瓷花瓶裏，

這間充滿次氯酸鈉氣味的病房。

閱讀

黃昏時打開窗戶

才發現下過一場雨

微寒的雨意湧入房間

不由心生喜悅

好像一生的閱讀

不過是為了更好地理解

這雨中的寒意

「兒子說他愛上了一個姑娘」

「兒子說他愛上了一個姑娘，

他才五歲啊他懂愛嗎？」

「你要給愛下個定義，

他自然不懂。但是他懂他的愛。」

「他不能懂啊，他才五歲，

怎麼能懂？」

「我們給事物命名，不過是為了

標記它，隔離它，審視它。」

五歲時，我愛這世間所有事物。

後來愛得越來越少了。

當我們的愛所剩無幾，

就像明亮的湖泊，將逐漸枯竭。」

答李火風

這世上有種種污點，每一種

都比病毒更古老，比

無形的蛛網更隱秘。

這就是為什麼，

唯有痛哭是被允許的。

好比你在位老人的葬禮上

聽過的夜歌，它規範了情感，

讓人們有理由相信，死亡

是可以理解、同情和原諒的。

在這個受野蠻統治的叢林

消失於冬天的亡靈，

和落滿灌木林的白霜，

以及無聲飛過灰暗屋簷的鳥雀，

它們生來就是虛無的。

無論你用多少種語言、多少行詩句

用心記錄、讚美，或者禱告。

回鄉偶書

彷彿從一片松樹林吹來

帶着山谷微微升起的寒意

身體逐漸敞開，在秋日清晨

如一隻打着響鼻的牛牯奔向田野

呵，這片刻的歡娛稍縱即逝

（作者原名李文恒，湖南衡南人，現居中山。著有詩集《消音室》。）



不要太放肆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爲什麼我們總是覺得，能夠得到我們尊敬的人都相對謙卑，相處起來沒有壓力如沐春風……並不是他們的修養都比我們好，而是他們深知言語放肆的危害。

當成一回事。可是人到中年只是眨眼間的工夫啊，馬上就能體會到千鈞重擔一肩扛的艱難與辛酸，說話再不小心謹慎難免會雪上加霜。

如果是對別人發言就更加不要「烏鴉嘴」，神憎鬼厭。

總之就是無論何時何地，也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都應該盡可能做到謹言慎行不要太放肆。

這個時代發展迅猛感覺一日千里，所見所聞都是熱搜、爆款，於是無形中養大了我們的胃口，每個人口中的朋友都是億萬富豪，自己也是活得金光燦爛。然而我們心裏都清楚現在的錢是越來越難賺，事情也是越來越難辦。

於是乎打嘴炮就成了我們的常態，我們會圖一時口舌之快任意誇大事實增加水份令其本來面目完全走樣，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無所不能，其實在別人的眼中就是一個笑話，人家只是不拆穿而已。更有甚者是在朋友圈大吹特吹令全家受到審查，被停職被法辦可謂求識得識。

另外一方面，遇到我們厭惡的一些人和事，哪怕是正義的批評也有可能不加節制，話說得格外刻薄。這其實同樣是一種忌諱，因為我們自己身上也有大量的缺點，同樣可以無差別吊打。有時對別人的苛責也會形成一種後座力，稍不留神就會顯現出自己的敗相。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話題無關乎是非與道德，

最近有一個新詞是「避讖」，就是不要口無遮攔，一語成讖。這一點很符合我們廣州人的處事態度，就是說話留口德、留餘地。

當然「避讖」首先是針對自己，就是那些不好的詞不要掛在嘴邊，一旦說順了嘴，平時也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來，傳統的說法就是「方」到自己。尤其是人年輕的時候體強氣盛、火力十足，不太把這些說法

也無關乎人生觀與價值觀。它就是一種略顯神秘的現象，會不經意地改變我們的境況和氣場。

為什麼我們總是覺得，能夠得到我們尊敬的人都相對謙卑，相處起來沒有壓力如沐春風，很少聽到他們用偏激的詞彙來描述所思所想，有一種寬厚待人的尋常？在極度不滿意的時候也只是沉默？並不是他們的修養都比我們好，而是他們深知言語放肆的危害。

他們在內心深處是懂得「避讖」的。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同而和，既有機保持個體的特性和生命力，又維持大局的穩定性和環境的確定性，是澳門生存發展的法寶。

不同而和



吳志良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澳門微型社會歷史性的和睦相處與和諧發展，是不同民族、不同族群長期共同生活的自然結果。因為有了「不同」，才需要和衷共濟，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避免衝突和糾紛。而這種和睦和諧的覓門是求

同存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而非強求萬物一致。「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同而和又和而不同，既有機保持個體的獨特性和生命力，又維持大局的穩定性和環境的確定性，是澳門生存發展的法寶。

眾所周知，明代中葉以降，澳門在中葡兩國政治的夾縫中碰撞撞撞。幾百年來，國際形勢風雲變幻，中葡兩國也改朝換代，興衰起伏，對澳門的政策不無改變，雙方在澳門若干重大事件上更立場分歧甚至針鋒相對，小規模的衝突多次發生，例如攻打北山嶺、關閘事件。可惜的是，最終都化險為夷，澳門這艘小舢舨沒有在歷史的長河中擱淺翻沉。

究其原因，除開澳門這艘小船翻不起什麼大風浪，澳門城市也沒有發生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之外，中葡兩個民族從來沒有將自己一時的經濟、軍事、文化優勢強加於對方，凡事能設身處地從大局着眼，求同存異，最後化解矛盾糾紛，建立並維持相對信任的合作關係。

澳門內部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曾經這樣那樣的風波。例如早年拆建唐人廟、驅逐耶穌會，又例如亞馬留總督被殺、「五·二九」慘案和「一二·三」事件。這些事件，或者與中葡兩國的政治局勢有關，或者是內部社會矛盾發展到極點的爆發，但最終都能靜心平氣的坐下來談判解決。經過衝突洗禮，社會重新和解並恢復秩序，尋求生存的最大公約數。有人比喻，澳門就像一根竹子，颱風之後總能再次站立



我在青年中心的體操墊上翻筋斗，前手翻、側

武緣



王良和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我學會了後手翻、後空翻；然後像孫悟空，一個個側翻內轉接後空翻，飄然落地，在旁的師兄弟都看得眼睛發亮、發熱。

起來。
無論從面積、人口還是經濟規模，今天的澳門與歷史上的澳門都不可同日而語。值得警惕的是，隨着近年來澳門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自由主義盛行的個人主義也在社會發酵，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逐漸抬頭，包容精神不如以往，沒有悲情的城市有所失色，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會核心价值受到衝擊。
此時此刻，我們更要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清醒認識到開放包容、不同而和對澳門這個「迷你」命運共同體生存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實上，澳門要在國家發展戰略和世界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除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別無選擇。

◎



醒獅探青。（資料圖片）

手翻、前空翻，那是看了講體操的日本電視劇《百折不撓》後，在家中地上放兩個枕頭，胡亂練出來的。我不是體操班的學員，只是趁沒人練習時，從一疊高墊上拉兩張下來玩。某天晚上，一個陌生男人走前來，說國術班也有翻筋斗，介紹我參加，那時我念小五。

十多二十人扎着四平馬，白衣黑褲，嗨呵嗨呵扯拳——結緣的第一晚，我才知道國術是中國功夫，不是體操，介紹我的人是師叔，師父姓莫。莫師父從不教我南派的蔡李佛，只教我北派的鷹爪翻子，學了兩套基本拳，就跳級學「五花豹」。別人不易做到的動作，像大開式要一氣呵成的連環腿、雙飛腿、旋風腿、撩襠拳、擺腿、仆腿、鉤手蒙頭掌，以及中段騰空連環五腳落一字馬，

我都很快學會。我的鷹爪拳基本功，全賴莫師父培育——我向後彎腰雙掌按地做着拱橋動作，師父在旁，雙手捉着我的腰帶，叫我吸氣，雙腳踏地上翻，他順勢抽起我的腰帶把我帶高——就這樣，我學會了後手翻、後空翻；然後像孫悟空，一個側翻內轉接後手翻再接後空翻，飄然落地，在旁的師兄弟都看得眼睛發亮、發熱。

師父接到表演邀請，我總要出場，從五花豹、雙匕首到雙刀對槍。鼓鑼聲中，我提着雙刀，左刀格開師弟刺頭的纓槍，就進步右刀斜勢劈向他的頭，他連忙收槍俯身俯首縮避。刀來槍往，進退伸縮，而刀槍無眼——一次表演，可能是鼓鈸聲太吵，一時亂了心神，師弟的纓槍不是刺向我的左耳外，而是直刺我的眼睛，我大吃一驚，頭向右急閃，勉強避開，幸好沒有掛彩。

最難忘是農曆新年，師公領着一大班徒弟徒孫，兩隻生龍活虎的醒獅開路，在華富邨一座大廈一座大廈探青。有些居民從十幾樓吊下一長串紅喜喜的利是、青油油的生菜，引獅子騎膊馬聳身採食；而年幼的我們爬到眾師兄的肩上，踩着雙肩，小腿夾頭，挺起身，或雙手叉腰，或衝拳劈掌，疊羅漢超出圍觀的人群，神氣十足緊跟獅隊，穿雲越霧而去——巡遊的熱鬧醒獅，舞過華美樓，走過瀑布灣，鑼鼓咚咚，銅鈸鏘鏘——繁絃急管，急管繁絃，五十年磨一劍，我還未學七星步。

◎

擺脫枷鎖，重新體驗精神修養，實踐責任和生命，成全人道與天道。

文化與文明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明月灣區》英語題作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Aesthetic culture」即「藝術／審美文化」，用意當不在翻譯「明月」，而在反映背後的理念，即刊登具審美文化價值的心思結晶。何況譯名選了 culture 而非 civilization；後者一般譯作「文明」，內涵往往更駁雜，偏向物質多於精神的建構、活動和器物。

文化和文明是固有的中華觀念，涵義多面。作為名詞，文化、文明的古義包括「文治教化」（《漢語大詞典》）；兩者可稱近義。文化的現代釋義之一，則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如此描述亦可用於詮釋文明，跟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對文明的解釋範圍類同：「文明一般被用作描述有組織性的社會



生活狀況」(《關鍵詞》)。

話雖如此，人類始終是靈與肉的混合體，以物質生存為起點，而物質與精神追求又往往背道而馳，充滿張力和矛盾。文化與文明的涵義大概亦因此分途，在曲折、反覆、激辯的闡述中建立起不同重心。《漢語大詞典》又謂文化「特指精神財富，如教育、科學、文藝等」，即文明的非物質精華；這跟現當代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理解相通。像威廉斯亦指出，文化的現代涵義包括三大範圍：(一)思想、精神和美學發展的一般過程；(二)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不論是涉及一個民族、時期、群體，抑或全人類；(三)知性尤其是藝術活動的作品和做法。其中(二)為考古學及文化人類學應用，如「龍山文化」(指遺蹟、遺物的綜合體)、「咖啡文化」、「街頭文化」，部分或適合改稱文明，此處不論。(一)和(三)皆指向超越物質層面的活動和產物。

文化與文明之辯的要旨自非範圍之大小，而是精神與物質在人道中的意義。《論語》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即必須以文化價值的仁為本，文明制度的禮才會有意義。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Coleridge)亦清楚指出：「文明本身僅屬好壞參半……設若此文明並非植根於修養(即文化)，即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及智能的和諧發展。」(《教會與國家之構成》)古今思想家關心的，從來是物欲損害人道、物質侵蝕精神的課題。

與其糾纏於學究定義爭論，不如更認真面對如何糾正人性自役的千古難題。在相對發達的地方，滿足各種物質欲望，追逐各種物質目標，已成為加厲加速的下旋咒詛。自吹自大、自戀自憐、自縱自毀，也成為當代生活特徵，眾人程度不同而少見自覺。在資本世界中，文化亦不斷物質化、商品化和污濁化，成為追逐的世俗物欲。不同傳統的文化先賢，都重申過清心寡欲、「修己安人」之旨，個體群體皆如是。文明和文化需擺脫物質枷鎖，重新體驗精神修養，實踐責任和生命，成全人道與天道。

◎

公開徵稿

推廣大灣區文藝 共建《明月灣區》

歡迎各體文學創作投稿，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皆可。文章字數二千字內，詩歌三十行內。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 mmediator@ingpao.com，標題註明《明月灣區》投稿。

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上演超過二百場，作者參演過其中四十六場，既寫下演後感，更創新地為有關笑位創作做統計研究，這對於如何促進本地戲劇創作的成功有重要啓發。

——編者

《我們的青春日誌》演後感 ——長壽劇與笑位創作的計算

歐陽偉豪

舞台劇是遺憾的藝術，台前幕後演完即散，演期短暫；沒有錄影，沒有保留。沒有動因研究笑料如何設計與計算。可是，若果舞台劇是長壽劇，這樣就有個舞台做實驗，我自己喜歡搞笑，我可以測試哪個笑位好笑，研究笑位的密度，不斷改善，做到研究與演出雙長。

去年，香港首個長壽劇誕生了，劇目是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下簡稱為《青春》）。劇裏我飾演高立仁一角，他是主角嚴校長的前度男友，因移民關係，他特意藉交還紀念冊來點醒嚴校長要放下執

着重拾生活，高立仁擁有咖啡店與茶餐廳，常常接觸嚴校長的學生。導演把此角的性格設計成輕鬆幽默，穿插於各人之間，所以笑位較其他角色為多。

根據導演的統計，我目前為《青春》演出了四十六場，分佈於二〇二三年的葵興劇場、二〇二〇年的柴灣工廈、二〇一九年的理工大學綜藝館。在葵興劇場我上演了十六場，我耳測在最後一場笑聲是很多的，包括高立仁的笑位及其他演員的笑位。

根據我在最後一場的耳測記憶，統計了下列涉及高立仁的笑位資料：

所屬類型：

語言——獨白；高立仁自己演繹，前後沒有其他角色承接。

例如：高立仁自言自語：「皇天不負高立仁。」

語言——對話：高立仁與其他角色對話。

例如：嚴校長：「你親自擺（紀念冊）畀我？」

高立仁：「一係順豐速遞都得嘅。」

非語言——動態肢體：高立仁有較大的肢體動作。

例如：高立仁用手機於自己咖啡店內偷拍學生

Nancy的惡行。

非語言——靜態肢體：高立仁有較小的肢體動作。

例如：高立仁四十年來首次與嚴校長於校長室

見面，八目交投，顯露出靜默的尷尬。

數目：不論笑聲大小，皆算一個笑位。



聲量：「++」表示笑聲相對大；「+」表示笑聲相對小；「-」表示預計有笑聲但實際沒有笑聲。

笑位的描述、歸類與觀眾的反應如下：

場一：四十年來高立仁首次與嚴校長通電話

(七個笑位)

- 一、皇天不負高立仁(++) (語言—獨白)
- 二、手抓 arpat (+) (非語言—動態肢體)
- 三、腳趾抓小腿(+) (非語言—動態肢體)
- 四、嚴校長大聲回應親自擺紀念冊(++) (語言—對話)
- 五、嚴校長大聲回應順豐速遞(++) (語言—

對話)

對話)

七、老咗講嘢仲大聲(+) (語言—獨白)

場二：於咖啡店，高立仁與學生互動——Nancy 追求 Victor (兩個笑位)

- 一、較做飛行模式飛你出去(++) (語言—對話)
- 二、用手機偷拍學生 Nancy 惡行(++) (非語言—動態肢體)

場三：高立仁首次與嚴校長於校長室見面(八個笑位)

一、因嚴校長噴香水打乞嗔(++) (非語言—動態肢體)

二、與嚴校長八目交投的靜默的尷尬(++) (非語言—靜態肢體)

三、明知都要一問一答：到咗喇(++) (語言—對話)

四、回答點解漏低電話：因為唔記得所以漏低咗(++) (語言—對話)

五、因果關係(++) (語言—獨白)

六、雖然但是(++) (語言—獨白)

七、嚴麗珍之心立仁皆見(-) (語言—獨白)

八、褪開一步避開嚴校長(-) (非語言—動態肢體)

場四：於咖啡店，高立仁與學生互動——Alex 追求 Nancy (三個笑位)

- 一、又係你呀同學(+) (語言—對話)
 - 二、咁嘅女仔都有人追，真係好勵志(++) (語言—獨白)
 - 三、睇路呀—影射 Alex(+) (語言—獨白)
- 場五：於高記茶餐廳，高立仁與兩位媽媽互動 (三個笑位)

話）
一、你當你個仔係股票（++）（語言—對話）

二、淨係靠讀書讀翻嚟，係咪咁話（+）（語言—對話）

三、腳踭腳尖滑行離場（+）（非語言—動態肢體）

場六：於咖啡店，高立仁與學生互動——

Jessica 安慰 Nancy（七個笑位）

一、又係你呀同學（++）（語言—對話）

二、要鎖住佢（++）（語言—對話）

三、取出鐵鏈威嚇（++）（非語言—動態肢體）

肢體）

四、灌醉佢冇咁嘈（++）（語言—對話）

五、唔醉飲嚟做乜（++）（語言—對話）

六、死咗呢度變凶宅（++）（語言—對話）

七、唔開心，好明顯（+）（語言—對話）

場七：高立仁再去校長室送回紀念冊（三個笑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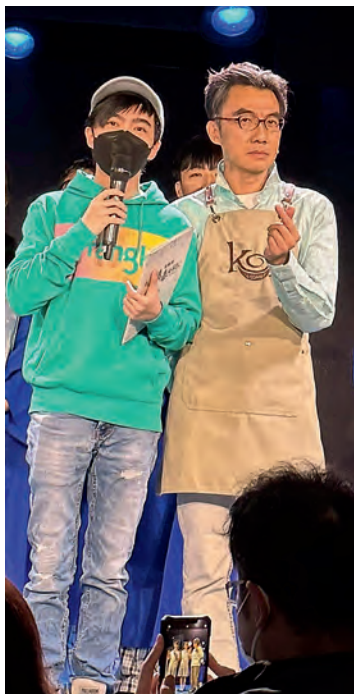
個笑位）

一、我唔係任何人（++）（語言—對話）

二、我係高立仁（++）（語言—對話）

三、我一路都睇出面（++）（語言—對話）

結果與分析：根據上列數據，預期笑位有



《我們的青春日誌》為香港首個長壽音樂劇，右圖為劇場分享時，飾演高立仁的歐陽偉豪（右一）與飾演嚴麗珍校長的廖愛玲（右二）以及一眾演員合影。左圖為歐陽偉豪與創作人陳恩碩（左）合照。（歐陽偉豪提供）



三十三個，命中笑位三十一個，沒命中笑位兩個；命中率超過百分之九十。笑話密度方面，全劇二十二場，高立仁佔七場，合共一百四十句對白，內含三十一個命中笑位，即每四句半便出現一個笑位。

《青春》裏，高立仁勸勉嚴校長的金句是：把遺憾變成價值。如何把舞台劇這遺憾的藝術變成價值？答案可能就是把舞台劇變成長壽劇。幾年前，《青春》未變成長壽劇之時，我依然享受為高立仁創作笑位，但沒有為有關笑料做紀錄，因為短暫的演出沒有動因驅使我做統計、分析與研究。

長壽劇提供一個誘因，令短暫的遺憾變成持續的價值，其中一個就是研究的價值。上述笑位的分析只局限於高立仁一角的範圍，依此再檢視其他角色的笑位便可以得出劇目笑位的全貌；接着便可以研究哪些類型的笑料逗得哪些觀眾發笑？連綿不斷的演出便得出笑料大數據，有了大數據便能幫助導演理解觀眾那印象式的評價，到底「套劇好笑」是什麼意思？「有笑有淚」究竟笑聲多還是哭泣聲多？笑位密度可以統計出來，淚崩密度又能否計算出來呢？

《青春》作為長壽劇吸引之處在於它不斷對演員作出持續性的誘惑，寫完這篇稿子，休息一會，我又可以向導演暗示想做高立仁了，到時且看我能否創作出四十個笑位。但此刻之前，大家可以看看身兼作曲、作詞、編劇、導演、監製於一身的陳恩碩的碩士論文，題為“Commercialization of Musical Theatre

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簡介

音樂劇《我們的青春日誌》由香港年輕創作人陳恩碩編劇、作曲、填詞、導演及監製，在2018年8月舉行試演即獲觀眾一致讚好，此劇得到鄭丹瑞、詹瑞文、黃百鳴、周慧敏等多位名人及媒體推薦，有報道譽為「學生、家長、老師必睇的香港音樂劇」。

故事講述注重名利的著名教育家嚴麗珍校長在退休前的一年，希望借助中六精英班學生的大學入學率來換取榮休的冠冕，因此對他們展開魔鬼式的特訓。然而，年輕的學生們有着自己對夢想、愛情和人生的追求，剛好跟嚴校長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學生終於抵受不住壓力，向嚴校長作出反擊，一直不惜一切在教育界向上攀爬的嚴校長跌進了人生的谷底，再重遇生活樸素但活得開心的初戀情人，才驚覺自己從來沒有好好的生活過……

(本刊資料室)

under Globalization" (2020, Department of Drama, Theatre and Dance,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細味他如何把音樂劇變成長壽劇的過程。

(作者為藝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前高級講師。)

明

鄧拓身體力行，把閱讀當作掏糞，隨地隨檢，積累知識採用筆記法，讀書的收穫很大……

鄧拓把閱讀比喻掏糞

艾火

累」。

「系統性積累」能使人得到系統而完整的資料，而且便於查閱。

鄧拓又把閱讀比喻作農民掏大糞，他指出：「你看農民出門，總隨手帶糞筐，見糞就揀，成好習慣。專門出門揀糞，倒不一定能揀很多，但一成了隨時揀糞的習慣，自然就會積少成多。知識積累，也應該有農民積糞的勁頭，揀的範圍要寬，不要限制太多，不要因為我管的是牛糞，見羊糞就不揀，應該是只要有用的，不管它是牛糞、羊糞、人糞都一概揀回來，讓它們統統變成有用的肥料，滋養作物的生長。」

對此，鄧拓身體力行，把閱讀當作掏糞，隨地隨檢，積累知識採用筆記法。他隨身帶一個活頁的小本子，讀書看報隨手做筆記。他半個月讀一本天文學，積累了一些有用的資料；半個月讀一本地質學，又積累了一些有用的資料。

這樣一來，一年十二個月，他就能讀二十四部重要的書，積累的資料就相當可觀了。

因此，鄧拓讀書的收穫很大，學到的知識扎扎实實，運用起來純熟自如。

鄧拓把閱讀比作掏大糞，未免粗俗，但也不失符合國情，對普羅大眾不啻是生動的比喻。

（作者為本刊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在文革被四人幫迫害而含冤自殺的鄧拓（一九二一—一九六六年），是大書蟲。在文革前，鄧拓的《燕山夜話》在內地讀書界風靡一時。

在書裏，鄧拓引經據典，談古說今，天南海北，信手拈來，字裏行間文采飛揚，俱見淵博的知識。鄧拓的知識積累，包括「隨意性積累」與「系統性積累」兩個過程。

他說，他平時讀報、看書，發現了自己感興趣的材料，就隨手抄下來。抄多了，就把本子拆開，一張活頁紙就成了一張卡片，再把它們有系統地「歸檔存放」，這就由「隨意性積累」進入了「系統性積累」。

壓力

深灣思源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早前領着幾位中學生，回到他們的母校——位於香港南區半山上的置富始南小學，訪問他們的黃校長和老師。學生以「大個仔」、「大個女」的身份，飲水思源，還自己擬定訪問內容。活動既有趣新鮮，也不禁讓小记者們戰戰兢兢。

開機，負責拍攝的同學說：Action！「黃校長您好，在忙碌而辛勞的教學工作之中，你如何保持教學熱誠呢？」師生面對攝製隊的鏡頭，學生緊張得幾乎正襟危坐，看來也很大壓力，黃校長徐徐地說：「當我做老師的時候，很想將自己知道的、所學的分享給其他人，現在已經成為校長，也盡力研究怎樣更有效地傳授知識……」黃校長講來的時候，語調流露着熱誠。很想做一件事，專注做好一件事，原來就會忘掉壓力。另一位主任則說：「就是跟學生們一起吃零食一起聊天囉！」哄堂燦然。

那天黃校長還帶我們到學生禁地——天台。天台不但

有太陽能發電板，在黃昏的魔幻時刻，香港仔與南丫島的對海面上金光激盪、飛簾送爽——年紀還小的學生沉醉在美景之中，師生同樂。

近來聊天機械人迅速興起，每一個行業中人都必須思考——有什麼特質是不能被電腦所取代呢？作為教師，當然也有這樣的壓力。當天訪問，學生重回到自己的小六班級班房，同學打開房門的一瞬：「就是這股味道啊！」真是讓人忍俊不禁。對了！回憶是有味道的，是無法取代的、讓人懷念的痕跡。當我們在回憶中找回自己的初心，當我們於空息的當下，有同道人的鼓勵和支持，於是，我們就能夠繼續走下去。

稻草三千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林嘉穎老師



現代人生活緊張，長期處於高壓狀態：工作忙人事更忙，身體累心情更累。如果加上自身的家庭崗位，不同角色的責任拉扯更是讓神經緊繃。為了生活「如常」，大家表面都像沒事人一樣，但冷暖自知，身體是最誠實的夥伴，會通過皮

膚變差、腸胃敏感、內分泌失調等告訴你：到點了！是時候休息了！

最好的休息，當然是放空腦袋，直接「關機」，把平日的纏繞拒諸腦外，可惜這個開關不容易找到，所以我們便要尋找其他解除壓力的方法。大家都久病成醫，坊間常常有不同的專家建議，美食娛樂聊天運動任君選擇，但嘗試各種方法後，你解壓了嗎？

美食令人開懷，但伴隨而來的身體風險管理，是另一個煩惱的根源；娛樂能帶來短暫的快樂，卻未能得到真正的放鬆；聊天要看對象，可是一對合適的耳朵並不容易找到；運動能鍛鍊身心，然而每人體質不同，同樣是慢跑，健康的人會感到放鬆，但是體質較差的人會感到耗竭。被大量的工作人事無情碾壓過後，身心早已交瘁，如果還要提起精神驅使身體去做運動，無疑是人性及體能的一大考驗。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解壓方法？其實辦法很簡單，就是先與自己和好，讓自己有時間直視自己的真正需要。我們不應捨近圖遠，只遵從書本網絡的解壓建議，而是應該觀察自己的狀態，根據自己的感受，靈活地選擇和調整自己的解壓方式。然而這個方法知易行難，我們總是思慮萬千，卻掛萬漏一，總是在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倒時，才發現自己忘記考慮自己的真正需要。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但太早的憂慮便會成為焦慮。如何「work-life balance」，真的需要大智慧，因為不單

要工作得聰明，履行責任完成任務，還要有強大的心態，肯定自己的生活取向，才能面對不同的價值觀。每一個橡皮筋都有自己的鬆緊度，能在自己能承受的壓力下，順着它的彈性發揮最大的長度；然而一旦所給的力度過大，它便會撐不住斷開。活在當下享受「Me Time」不是偷懶，而是對自己負責，這樣才能張弛有度，保持彈性韌度去承載生活中的一根根稻草。

未來研究： 人工智能與中學教育的想像

聖保羅書院 石期舟老師



初為師，從理解學校體制、縱橫學生個體與群體再回到身為教師，可謂對「未來教育」的憂慮滿滿。處於第五次科技虛擬化的工業革命時代——「未來研究」成為批

判與想像的實踐，教育行業先憂傳統與新科技如何結合，亦是作為半年新教師的最大挑戰。而這壓力應是「先學生之學而學」的態度，與壓力並肩開拓出教育紋理。



人工智能將世界化成新天新地，教育界也不例外：五年前於大學第一節課：探討人工智能在大學教育的利弊——可是「好景不常」，這道命題在此刻向我敲問：中學的知識已被人工智能完全取替。相信教育界別中也偶有受到學生究問：「既然這道題目能完全被人工智能作答，學生還需要做功課嗎？」一刻間無法好好釐清人工智能與教育之必要，若要把「教材」完全刪改就會想到一連串的行政工作；若不，其實學生已能通過人工智能把人文社科、涉獵數理維度以及藝術與創意的「答案」摸清底子。

然而，抓着「創意」這一點，我不得不稱奇「書中自有黃金屋」，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一言驚醒夢中人，將「創意」之精髓延綿至無端，他提出「比現實更高的，是可能性」，而「可能性」便是突破現實的「創造」。作為教授社會研究及人文學科的新教師，面對人工智能在中學間普及化下，創意就是最終章。

「創意」的定義根本是無邊際，但創意跟歷史的定義一致：它承載着過去、現在以及不斷構造下一分秒的未來，「創意」創建出不可定義的非模範答案，單憑這點，我對教學的壓力終能釋懷：先不計較人工智能現階段的硬件限制，但人工智能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人類的創意啟航在先，而人工智能收集在後，所謂的即時創意，在人工智能的紋理下也只是相對延誤的「創作」和知識吸收。在一個新的流行文化出現之前，人工智能仍然顯得空白：人類可以管用人工智能，但在現實下，創造未來

的仍是人類作為主體。故此，作為教師，應變先於學生。「變」，不論抽刀行水和盈缺是月，人類作為主體不變之存在仍可盡責主導人與科技的共存。

溫度

澳門培正中學 余少君老師



早前的一個周末，我看了一齣名為《鯨》的美國電影。其實，那一天晚上我差點錯過了，因為紅色的筆一直在掌紋之間徘徊，好像始終無法抵達彼岸，永遠在大海裏浪跡天涯。值得欣慰的是，學生提醒了我，還提早為我取了位置。茶依然是熱氣沸騰的，也發現了菊花比平日的更為芳香。

我任教她一年的中文，應該是初中三年級的時候。驀然回首，今年學生已經念大學二年級了。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奇妙，我本來以為高中是她中學時代最為深刻的時光，誰知道我們可以一直保持聯繫，還知道大家喜歡觀賞非商業性質的電影。從此之後，師生的話題不

再侷限於教學的進度，而是從文化談到文學，從文學聊到電影。

黑色的屏幕為我們打開了故事的序幕。直到光亮回歸，她就說男主角的身份與我是有重疊的部分。忽然，我想起那一杯菊花的茶，想起陶淵明喜愛它的原因。我抬頭看明月，希望能沖淡電影給予的張力，「在情節之外，我感動的是他對於美學的鑑賞能力，以及對於文學的一份執着。」學生聽完我的賞析之後，視線與我一模一樣。我想，她是了解的，畢竟現況是堅持的不代表重要，不重要的就表示沒有具體的成就。沒有多久，她看回我，「當父親奮不顧身走向女兒的瞬間，我居然想到最初是如何堅定自己的選擇，如何在父母面前表達一直被壓抑下來的情感。」

月光照亮着地面，我們擁有了方寸之地。「整齣電影下來，我都感受到每個人所背負的巨大壓力。無論是親情方面的，還是工作方面的，彼此牽連着，互相影響着，迎來的是我們未能預知的結局。」頃刻，我們低下頭來散步，思考壓力的隱形狀態，思考堅守的成形力量。在街道的角落之處，她給了我一盒紅色的筆，告訴我我在修補破爛的房子時候，想像旁邊有一間電影院，然後嘗試模擬電影裏的女兒讀出過去的文字，以喚醒自己仍未熄滅的靈魂。熱氣再度沸騰起來，學生提起一張布滿傷痕的紙讚歎不已。芳香綿延，揚起了那位英文老師的話，「想想自己論述的本質」。我摺疊了外在的包裝，雙手依附在杯子的外壁。

●

宋皇臺三首

董就雄

宋皇臺花園

幼帝南逃悲落荒，龍軀國祚共淪亡。
一隅難復臨安舊，片石今留夕照黃。
對景興懷同昔往，撫碑教子認滄桑。
香江自古流離地，寄寓豈單唯宋皇。

宋皇臺站「宋皇臺出土宋元文物展」

鄰臺新站聚煩喧，文物邊隅展宋元。
古井留痕思點滴，行宮有瓦認牆垣。
更饒通寶方圓在，復見釉瓷青白存。
莫謂香江沙漠地，聖山遺跡證深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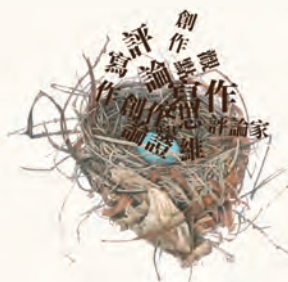
宋皇臺站外遊望

站外地盤遮日光，高樓屏立入雲鄉。
行人把袂言新線（注一），慧子持書問宋皇。
幾許老區元僻壤，都憑鐵路換新妝。
今朝此處通車後，誰記舊時官富場。

注：謂已開通之港鐵屯馬線。

（作者現任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為中華詩詞學會理事、香港詩詞學會副會長、「璞社」社務主持。著有詩集及學術專書等十六種。）

一試定生死



尋常時亦可尋見長安花

廣州暨南大學 林思儀



在中文系讀書的第四年，也是遠離頻繁考試的第四年。閱讀和感受隔開了題海與計算，留着生活的尋常。但每個學期還是會有所謂「複習周」與「期末周」，績點與排名亦總結着每一場考試的定局。那時，時間與心情全然交予複習，常試圖在兩周內走完一個唐宋或理解遙遠的古希臘。猶記得書桌堆疊而起的教材，空白稿紙被默寫填滿，直至交上寫滿的卷子後，遂想起洛夫的那句詩「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則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燭光」。在標準被削弱的中文系，滿紙荒唐言尚可以是真誠的。

複習窩在圖書館裏，對自然世界的感知，清晰定位至晚上閉館時，那盈盈虧虧的月，掛在嘴邊的話變成「等考完試，就去……」，彷彿那是一個即將能夠實現所有允諾與期待的時間節點。考試的結果雖不如從前高考「定生死」之重，但也足以左右一時的心情。「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說的不就是如此麼。但如今想來，考試

所伴隨的「等待」許是對自我的困局，困於將花之盛開交由春風來評判，分數高低、排名前後正暗合對自我價值單一的評價體系。走過的感受是具體的，抵達的結果許是自由的。高低前後總是暫時的，考試未完結，春天卻還在，看花的心情還可以一直期盼。我想，即便無馬蹄之疾，尋常時亦可尋見長安之花。

考試，亦考心

澳門科技大學 魏維



一試定生死，這樣的題目令人生疑，一試真的可以定生死嗎？人生之路漫漫，走得久了，越發覺得一場考試於己而言只是漫長旅程中的一個轉機而已。當然，如果用文學之誇張手法，有些考試也確實可擔負起命運轉折之重任。比如高考，比如考研。

「小鎮做题家」，內地的許多學生被這樣命名，我也是。內地高考壓力之大已眾所周知。高考時我發揮一般，成績平平，僅被一個省級重點師範院校的外地分校錄取。師友相勸選擇重讀，我卻義無反顧地前往。只因內心早已厭倦高考的高壓空氣，想走到自己喜愛的中文專業中呼吸新鮮空氣。

大學四年，考研卻是意外收穫。友人約我相伴考研，卻因壓力過大，臨時退縮。我心無旁騖如期完成考試卻意

外錄取，進入心儀的高校再造。

而今，我在工作多年之後來到澳門求學。博士申請之路多有坎坷，但卻柳暗花明，順利入讀。回頭想來，這一路，有許多偶然，卻亦有堅持到底的必然。

面對考試，尤其是「定生死」的考試，常人難免恐懼、猶疑甚至退縮，只因將考試與生死之聯繫看得太重，反而不能專注於目標，滋生出許多內心干擾。若可將此壓力置於腦後，將考試當作一次稀鬆平常的經歷，與生死之事鬆綁，倒反而能有意外收穫。

可以不被推着走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聯合國國際學院 楊紫嫻



「從現在開始，你要記住，你的人生只有兩天，一個是出生那天，一個是高考那天。」剛結束中考不久，我們就被招進了「精英班」提前開啟高中生活，第一節數學課上，老師目光炯炯地向我們說這番話，試圖打破這群少年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人生在此刻好像就變成了一條線段，起點是出生，終點是高考，必須全力奔赴，不能停留。要在千軍萬馬中衝開一條路，擠上那座獨木橋。

高考最後一科結束鈴響，我麻木地走出考場，卻沒有雀躍的感覺，反倒被無盡的空虛與迷茫包裹。一切結束

得那麼平靜，在那個烈日與蟬鳴交織的夏天，我好像走到了那個終點。可是終點之後呢？獨木橋的那端是什麼呢？沒有人告訴我答案。

在那之後，千軍萬馬再也不是擠一座獨木橋，更沒有老師家長在一旁搖旗助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面對的也不只是ABC四個選項。只是，從獨木橋廝殺過來的少年，很多時候都不知道如何選擇。記得大二暑假去做志願者，教留守兒童唱歌，有幾個大學生並不怎麼參與，一問，他們說來這裏就是為了打卡志願學時。我才感覺到，高考的「後勁」太大了，以至於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習慣被推着走，殊不知我們有權利選擇自己想要的人生，去體驗「分數」以外的世間百態。高考不是終點，而是人生的起點。

人間舉子忙

吉林大學 蔡昕彤



「明年此日青雲上，卻笑人間舉子忙」之試後輕愉，早在千百年前就落筆於稼軒居士的紙墨中。然宋元已過，明清皆逝，科舉考試隨史江東去，身處今時，人間舉子仍面臨着紛繁複雜的考試壓力。

高中三年，師長與學校最常強調的話題便是「高考」。高考後即是勝利，高考後即可以迎來人生，然而，青春年代追尋的答案，黑白卷子裏卻沒有。它們拼成灰濛



拉黑

盧衛平

我用閉上雙眼將烏雲拉不黑的太陽拉黑
 我用關燈將我書架上舞蹈的影子拉黑
 我用遺忘的染髮劑將我記憶的白髮拉黑
 我用厭倦的去痛片將我胃潰瘍的疼痛拉黑
 我用寒光閃閃的手術刀將我生鏽的闌尾拉黑
 我用幽暗的空洞將我咬不動硬骨頭的牙齒拉黑
 我用右手的疤痕將動輒抓撓的左手拉黑
 我用鬧鐘的失眠將時間的噩夢拉黑
 我用酒裏燃燒的火焰將孤獨的流水拉黑
 我用喝斷片將杯盤狼藉的桌上各種嘴臉拉黑
 我用明前茶將一個漫長午後的無聊拉黑
 我用力透紙背的墨水將彩虹裏的謊言拉黑
 我用一隻小狗的忠誠將一個老朋友的背叛拉黑
 我用烏鴉雪中的冰冷將喜鵲喉嚨裏的熾熱拉黑
 我用去年的劈柴將今年提前到來的冬天拉黑
 我用咬牙切齒的恨將相濡以沫的愛拉黑
 我用潺潺流水的柔軟將頑石棱角的堅硬拉黑
 我用台下的沉默將台上的高談闊論拉黑
 我用梵高割掉的耳朵將向日葵下的聒噪拉黑
 我用曇花瞬間的凋謝將花瓶凝固的開放拉黑
 我用勇士的英年早逝將儒夫的壽比南山拉黑
 我用一句近水樓台先得月將乾隆的四萬首詩拉黑
 我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將在成都高樓上寫廢話詩的楊黎拉黑
 我用一諾千金的蘇小小將薄情寡義的王侯將相拉黑
 我用撕碎借條將借我錢二十年不還的髮小拉黑
 我用打火機將三十年前的一抽屜鉛印退稿信拉黑
 我用一隻葫蘆的苦將一根藤上的九個葫蘆拉黑
 我用眼前螢火蟲的燈盞將天邊的星星拉黑
 我用故鄉母親的淚水將異鄉的歡聲笑語拉黑
 我用一臉嚴霜將血液的沸騰拉黑
 我用遷徙的候鳥將晚點五個小時的航班拉黑
 我用一粒沙的無始無終將撒哈拉的無邊無際拉黑
 我用一艘沉船的無影無蹤將馬里亞拉的深不見底拉黑
 我用谷底的翅膀將山頂的岩鷹拉黑
 我用望天樹的獨弦琴將鳳凰木的二重奏拉黑
 我用月光的小夜曲將不夜城燈火的大合唱拉黑
 我用一天的荒誕將百年孤獨的魔幻拉黑
 我用糾正的符號將這首詩中的符號拉黑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歌創作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濛的天空，擋住了視線。在十多年的學習結束後，我們的自知呢？長大成人的我們如同流水線的工品般參過考試，去何方尋找我們的感情、生活，應試教育如何給出此類問題的 answer？無解的迷茫，讓我在高中對考試一味回避、抗拒。

高考之時，生死一「試」定鐘結果，學子們三年壓力於一朝解脫。九月初來，高校校門再開，這一年，雖然已從高考的苦海中脫身，卻未像老師口中那樣過上「上大

學就輕鬆了」的生活——舊劫初化，新境又迎新困，大時代浪潮中，我也隨着人群成為了「卷」的一分子，雖然日日夜夜在教學樓間奔波，我也在獨步路上漸悟新理，學業生活不僅有考學，更有春雨秋風、夏花冬雪相伴，而面對「內卷」的困境，躺平也不能解決其勞累，鬆弛有度、勞時尋樂才為正解。

新學期的伊始，當我走在奔波的路上，我已心緒安寧，焦慮與恐懼盡逝，保持熱愛，奔赴山海。

◎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總經理 潘耀明
總經理室高級主任 彭潔明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李柏立
裝幀設計 若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 (第五) 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支持。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波、張培忠、陳致、湯濤、
蔣述卓、霍啟剛、蘇樹輝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楊、朱壽桐、許子東、張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鄭國偉

「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東省作家協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深圳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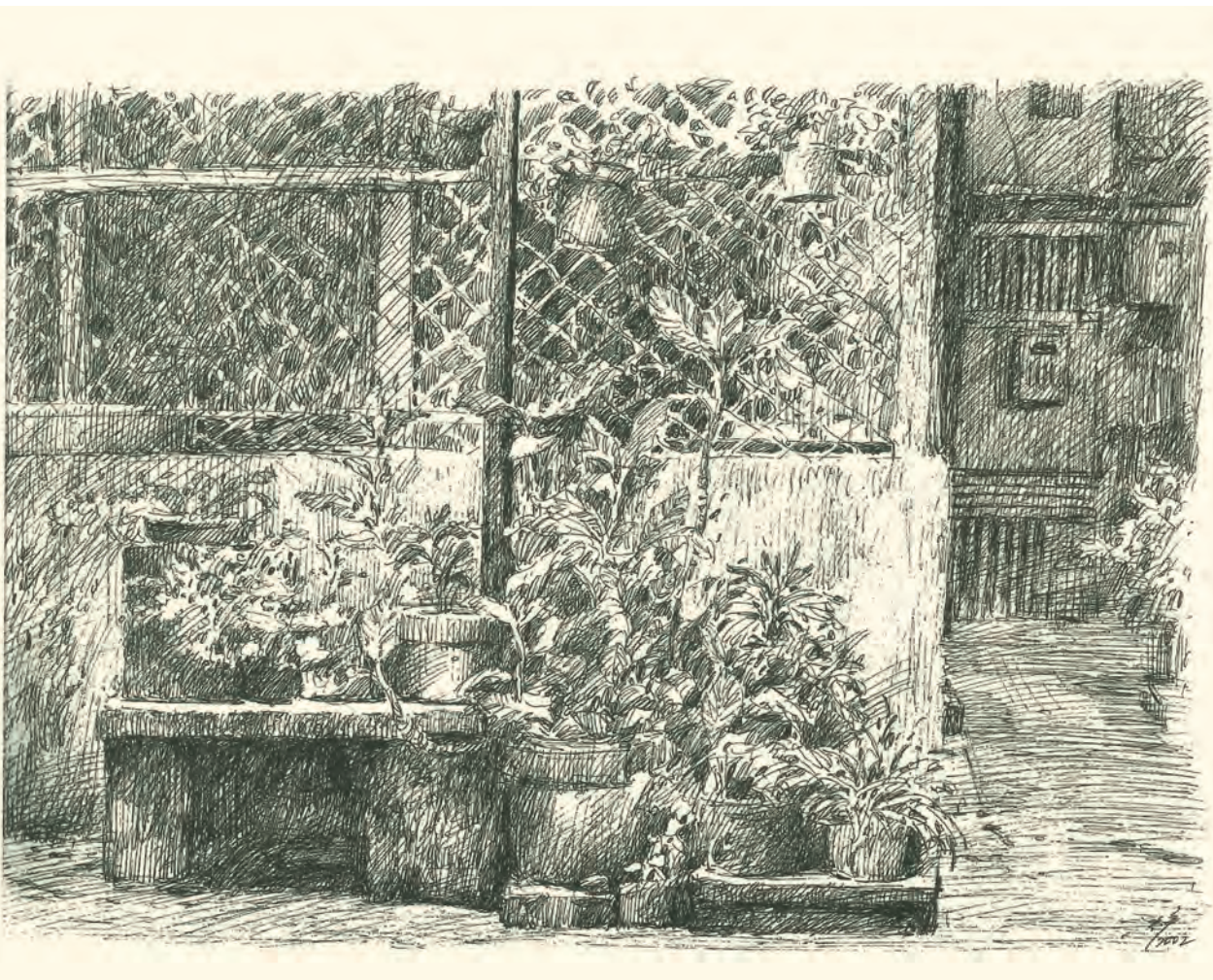
《明報月刊》

《紫荊雜誌》

《香港文學》

線條下的香港

沈平



沈平《角落（大坳村）》 鋼筆 28 x 40 厘米 2002

（《線條下的香港——沈平鋼筆畫作》，經濟通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六月）

四月辭

—萍兒—

在樹林裏丟下尖刀與詩句
你持續陰鬱 也保持晶瑩
這麼多年過去了
你談到生活時依舊火熱
春風是利器 刺破僅餘的虛妄
人聲漸盛 樹形已成
不需要陽光
衆神讀完所有的暗處
回到童年
經常打量的這個世界
確信早春幼稚
與成年人一樣的低級錯誤
遠望至高最美
更多的空 更多
不值一顧的世間萬物

(萍兒原名羅光萍，為香港中通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組主席、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圖：潘宇清